

季彥林 日記

1935.1.1—1936.12.31

李 彥 林 日 記

1935.1.1—1936.12.31

責任編輯	正 圓
裝幀設計	彭若東
責任校對	江蓉甬
排 版	潘斯麗
印 務	馮政光

書 名	季羨林日記 (1935.1.1—1936.12.31)
作 者	季羨林
出 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18 樓 http://www.hkopenpage.com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2013 年 1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32 開 (150mm×210mm) 480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8200-12-2 © 2013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季羨林日記 (1935.1.1-1936.12.31)

季彥林 日記

1935.1.1—1936.12.31



季羨林

(1911—2009)

著名的語言學家、佛學家、印度學家、翻譯家，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研究專家，作家，在佛經語言、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文學和比較文學等眾多領域，成果豐碩，著作等身，是中國少數幾位被譽為“學術大師”的學者之一。歷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等。他的 100 多部著作已彙編成 24 卷《季羨林文集》。他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神州文化集成》、《東方文化集成》等大型叢書在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余表之嘉象

晚二行寄

二十日早晨予给傅亨信(但只寄一封,就向始予之
人)以课,因以今天下午交到柏大去上课。

十一点半行寄,回到学七食堂去吃饭,吃过饭
回到他和予,去去去去去柏大去,夫又下雨
教授名 Hühn 真讲得太好了,如到不研究,
我这是第一次听德文讲书然而没有心得
不能记,还不是我听的太大,只是他
讲的太有趣了。

归来又遇雨,在图书馆(徘徊)一会,真有趣
如书而更便宜,我走进去走不出去。

廿一日早晨接到 Rachell 之信,要我们明天早晨去,下
礼拜一交我们上十节课。我又有行寄,不久致
也去了,我们便到 Jansen 街去。Rachell 她要
我们去的书寄给我们,又送了我们每人一
本书。我们到书店,用他到 Friedrich 街。致
信到 Leipzig 街。去找一个图书馆,但如
于没找到,于是看地图和指南书去。

Leipzig 街。Leipzig 是一大片树林,如以
有小河可以划船,树都很粗,种类很多,产
物,非常有趣,我们的书寄去,送我们果
然看见一尊王像,是 Wagner 的,不禁大赞。

十一月一日 終於又來到 Göttingen, 這以前, 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裡會有一段比較長一點的安定的生活。我平常是最喜歡做梦的, 而且我也自己把夢望上種種的彩色。最初我作到德國來做梦, 德國是我的天堂, 是我的理想國, 我們想德國有金碧輝煌的陽光, 有 Wahrheit, 有 Schönheit, 我終於把這夢捉住了, 我到了德國。然而得到的不是失望和虛虛, 我的一切的希望都彷彿似地幻化了去。然而, 立刻又有新的夢浮起來, 我夢想我在 Göttingen, 在這比較長一點的安定的生活裡, 我能讀一點書, 讀點古代有文藝的這文藝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現在又終於到了 Göttingen, 我不知這我能不能捉住這夢, 其實又有誰能知道呢!

四周是這樣靜, 同柏林一比, 簡直彷彿到了深山裡。在寂靜中, 過去的事情又奔湧到我的心頭來。在寂靜中, 我眼前閃著希望的光!

早晨從旅館出來, 提(箱子拿)地圖, 從西班一直走到車城, 走到 Münchhausen str. 但臥室與地並不遠, Göttingen 給定是小城。

一位執事，頗有意思。

回家(法)一書，精熟不似如，人很知道。這是我在外國過的第一個年，但在這樣平淡中(過去)，我受不出今天與昨天有什麼差別，但在晚上拿起筆來寫日記的時候，才深切地意識到這是一九三六年的正月。這意識又帶給我一種莫名的恐懼，我竟受不出這自己的快樂，是悲哀，彷彿看見晚年的寂寞似地，痛不欲生。

二日作了祀惠寧，精熟始終沒得到一點安靜，在祀完睡之後，一天精熟又忙忙，再來祀祀七八糟的惠寧，精熟以後，就可以想見了。

起來勉勵(外)一文法講譯，十點半左右，到郵政局買一點郵票，又買一封信封信紙，歸途仍於山上走了一趟，在橋上坐了一會。

回到家來，這景景的，忙了一下午，終於靜寧，但也寫不下去，終於入睡了一點，這夜始終是彷彿有一種莫名的地獄，煙火清，當時也睡不好。自從出國以後，精熟也始終不好，寧靜掉去，讀書活意不集中，這不知是那病來的毛病，在國內

1936年1月1、2日日記手稿

二十八日又仍陰，比昨天又似乎冷了一點，不過花市倒
得不冷了。

今天又是如此一天，早晨起來稍稍念了點梵文就去
上課，十二點至一點是 Neumann 的課，不知為什麼
却放一假文。

吃過飯後，一直到 Gauss-Wilhelms Haus 的 Seminar
去，隨便看一看以前的舊雜誌，有許多篇譯
到中國的文章，論到中國佛教之輸入，佛教
之派別，浮鬼子畢文利著。

下了一點鐘，趕到 Auditorium 的時候，早已經上
了課，於是 Unger 的課，又只好再刷一冷。

於是才回家，倦極，晚二點念梵文。

今天勉強規劃，歐洲山大 Philology，像 Bopp
等都用比較的文字法來研究，我想這種方法
也未始不可以应用到亞洲文字上去，譬如
把藏文蒙古文滿文日本文，和梵文來比較
一下，文字的構造等，都比較一下，當然有許
多之新發現，也可以看出亞洲文字之分布與
之趨勢。

1935

民國二十四年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Gate, a large neoclassical building with multiple arches and columns, taken from a low angle looking up. The image is grainy and has a historical feel.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

一月

*底圖為20世紀30年代清華大學校門

【正（一）月一日】

在家，極感寂寞，新曆年我總覺得沒有年味。說實話，我真贊成有年，人們忙碌一年來，就只在過年的幾天痛快痛快。現在新年一般人不願意過，舊年又不允許過，弄得彷彿武大郎盤槓子，上下不夠頭。難乎為今之人矣。

【二日】

今天是假期的最後的一天，一轉眼，五天假就過完了。還没能痛痛快快地樂一下呢。

因為還有許多事情要作，所以早晨就從家裡趕回學校裡來。

一到學校，又覺到疲乏，大睡一場。

【三日】

開始上課。

接到盧杏孫的電話，今天過午請我吃飯，我真不想去。

鴻高從北平回來，頓了一學期，仍然沒弄到事作。要回家，沒有路費，我給了他十元，因為自己也正在鬧窮。

過午大千來，約我同到盧家去。我託他替我說一個 excuse（抱歉），我回家去了。晚上又回來。

【四日】

上了一早晨課。

大千說過午來，但等了半天卻終於沒來，我只好自己回了家。

晚上在家裡看了幾本作文。